

从雷鬼乐和大麻烟中冲出的牙买加雪橇队

Original 中立的手指 [中立大手指](#) 2020-06-01

任何写牙买加的东西都要先把小歌听起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写道：“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欢迎来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切能你想象的好东西，比如阳光、沙滩、热力四射的音乐和翘屁股美女；也可以找到一切你想象不到的好东西，比如贩卖死藤水和草泥马干尸的巫术市场、纳粹的秘密基地，或者差点当上总统的大毒枭。只不过连马尔克斯这样的旷世文豪都没有否认，无论拉丁美洲怎么神奇，在这块魔幻现实主义热土上能干的最带劲的事，莫过于顶着炎炎夏日戳冰块儿——就像《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的父亲带他做的那样。

由此可见，冰在大部分拉丁美洲人民的心中长期以魔幻的形式存在，对于赤道地区的那些中美洲国家更是如此。所以不难想象在1987年，当阳光灿烂的牙买加宣布将参加次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时，人们将表现出何种惊讶的神情。



欢迎来到牙买加。最近的雪山离这3000英里

作为一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自打小行星在地球上撞出墨西哥湾后牙买加就再没见过雪，这个国家本来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和冰雪运动扯上任何关系，只可惜人类的想象力无穷无尽。和所有最疯狂的想法一样，牙买加雪橇队的起因是一种看似和雪橇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1987年，两个美国人在街头围观牙买加人民的国民竞技活动——手推车竞速赛时，萌生了从牙买加招募一只雪橇队的想法。

牙买加推车是一种手工制造的木车，主要用于在市场上运输货物。手推车竞速赛类似于西方国家小朋友们喜爱的肥皂盒车大赛，但是成年人的世界要残酷的多，在这项欢乐到令人发指的运动中，为了阳光沙滩和大屁股美女，牙买加版的藤原拓海们能踩着这些手工制造的简陋小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飙到时速100公里，是只有在牙买加才能看到的人力版速度与激情。



靓女，搭我的跑车兜风吗

手推车竞速赛在每年8月举行的大型年度岛屿德比中达到高潮，也为无所事事的美国家围观群众点燃了灵感的火花。乔治·菲奇(George Fitch)和威廉·马洛尼(William Maloney)两位幕后黑手认为，雪橇比赛和手推车竞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你在开始阶段把手推车（或者雪橇）推的越快，那么你越可能赢得比赛的胜利。他们认为牙买加人的爆发力和推车传统很可能在这项新运动上大放异彩，于是在牙买加奥林匹克协会的支持下，这两位美国绅士成为了牙买加的雪橇联合会主席。

雪橇队最好的人选无疑来自牙买加田径队。这个地少人多的崎岖岛国上开展什么体育运动都不容易，憋坏了的牙买加人民只能逮着空地就撒丫子跑，跑来跑去竟成为了世界短跑第一强国。只是在短跑项目上牙买加本国冠军基本上就是世界冠军，让这些准备在奥运会上得百米金牌的家伙们跑来推雪橇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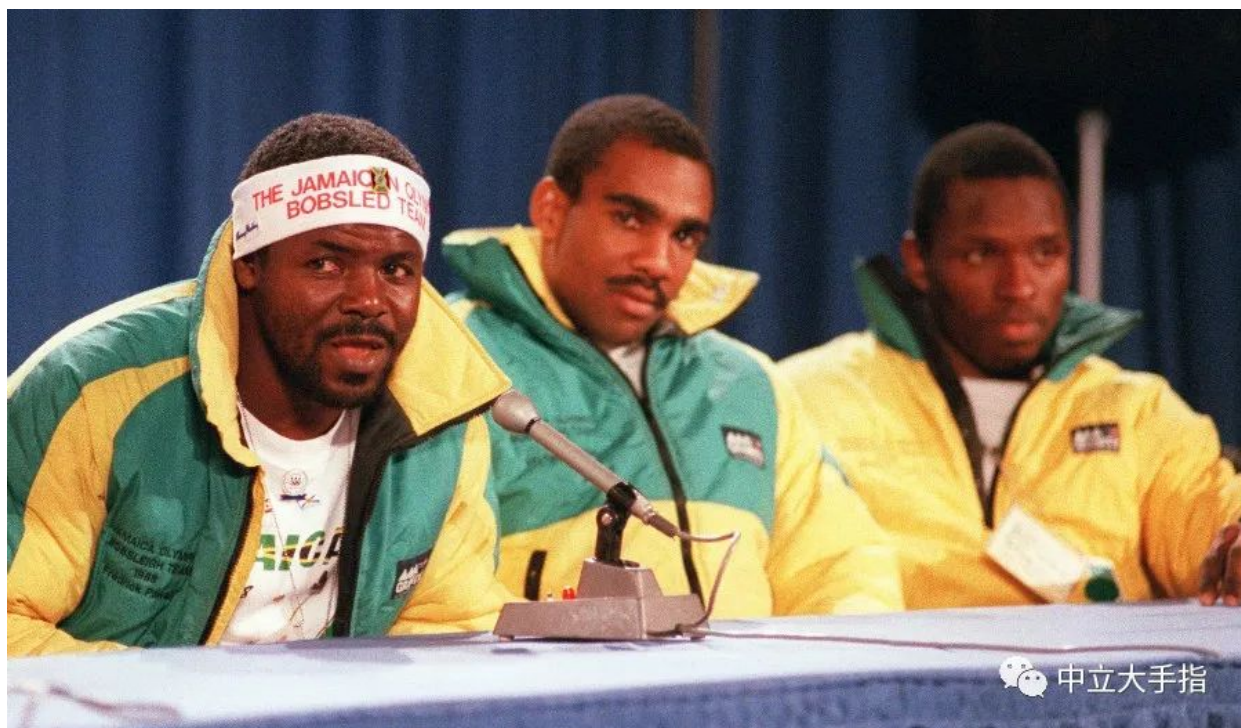
“冬奥会很冷的，我们不去”

菲奇勾引来一些短跑运动员，为他们举办了场雪橇运动推介会，并展示了一些壮观的雪橇电影片段。可惜当会场里的灯光重新亮起时，整个房间内几乎空无一人。菲主席和马主席无法说服任何精英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在重力驱动下，以150公里的时速把自己扔到一个狭窄的、扭曲的、结冰的轨道上，爱好者们的信心下滑的比雪橇还要快。

菲奇和马罗尼并没有放弃，毕竟每个牙买加人体内都有着旺盛的短跑基因。他们的下一站是牙买加国防军。在一位好事上校的帮助下，两人从试图报效国家的军人中选出了三人组成了初代牙买加雪橇先锋，包括上尉德文·哈里斯（Devon Harris），一位跑步爱好者；达德利·斯托克斯（Dudley Stokes），直升机飞行员；以及通讯兵迈克尔·华特（Michael White）。

平心而论，最初的雪橇队很少有奥运金牌的梦想，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如果任由这样一只板着脸的牙买加八一队去参加冬奥会，他们很难得到被后世传颂的机会。在这个

关键时刻，一位名叫Freddy Powell的雷鬼音乐家站了出来，同另外一位平民一起加入了这只雪橇队伍。



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与其他士兵气场截然不同

如果你去问一个正在公园里锻炼的有为青年，什么能代表牙买加？他的回答八成是短跑；但是你走进一个弥漫着奇怪味道和鼓点音乐的阴暗酒吧，拉出个衣着邋遢摇头晃脑的老兄，他一定会告诉你牙买加的标志是雷鬼乐（Reggae）；如果这位老哥同时还面貌温顺、目光呆滞、说话舌头不停打结，那么他还会卷着舌头告诉你另一个牙买加的标志性活动——抽Ganja（大麻）。当然这个活动是违法的，不然Bob Marley与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的另一位创建者Peter Tosh也不会专门出盘专辑叫做《让它合法》（legalize it），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音乐家为民请命的方式

在飞人博尔特成名之前，雷鬼音乐家Bob Marley恐怕是许多人唯一认识的牙买加人，也是和一位深远的影响了时尚的人物。如果没有Bob Marley高唱“梳着脏辫的水牛战士”（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s Rasta），人们只会把梳着脏辫的潮人当成加勒比海盗的cosplay。这位永远都在吞云吐雾的音乐家在他短暂的36年生命中一路高歌着爱与和平，犹如一列带领牙买加人民奋勇前进的蒸汽火车头。



使用纯天然燃料的Marley牌机车

如今，Bob Marley早已晋升为牙买加人民的第二座神，继续叼着他的小火箭在天堂里展翅高飞，他的雷鬼乐也被世界所熟知。正因为牙买加文化是如此的个性鲜明，在全世界吃瓜群众的眼里，十个牙买加人四个唱雷鬼、三个练短跑、两个推手推车；还有一个种植“Ganja”来满足大家的精神世界；想在牙买加玩雷鬼音乐糊口，难度不亚于在中国靠打乒乓球混饭吃，所以牙买加雪橇队的主角，Freddy Powell还有雷鬼音乐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木工。

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雪橇队的唯一赞助自于牙买加旅游局。只是由于经费不足，Freddy和他的战友们在组成雪橇队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只能进行一些平常的体能训练，直到冬奥会正式开始前不久才真正见到雪橇。对于牙买加人而言，操纵雪橇的难度不亚于让你开走天上掉下来的飞碟，队员们使用老旧的设备训练，并在倾覆的雪橇里反复崩溃。



只能把它想象成雪橇

让一群雪橇队员天天坐在铁箱子里滑草皮几乎就是喜剧电影中的情节，事实上在1993年，迪士尼真的拍摄了电影《冰上轻驰》来歌颂这只戏剧性的竞技队伍。影片中的牙买加雪橇队由三位失意的短跑奇才和一位手推车竞速冠军组成，他们受尽各种令人捧腹的磨难，在众人的白眼中前往冬奥会举办地卡尔加里。

《冰上轻驰》把牙买加雪橇队描绘成被其他队伍和观众嘲笑的弃儿，邪恶的东德人则是永远的坏蛋。实际情况与这完全不同，他们受到了爆炸式的欢迎。在奥运会的第一个星期举行的筹款晚会上，牙买加人被包围了，他们的T恤和运动衫在卡尔加里是最热门的商品，一家啤酒企业找上门来成为了雪橇队的赞助商。这也忙坏了队中的交际花Freddy Powell。



极富地区特色的T恤衫至今仍是雪橇队的重要收入来源

据教练回忆，Freddy有“天生的雪橇才能”，但他首先认为自己是一名雷鬼歌手，其次才奥林匹克运动员。即使是来到了冬奥会的场地上，Freddy也随身带着灌有自己唱片的录音机，以防有人给他提供唱片合约（这很可能是他来参加奥运会的真正目的）。只不过在这个北欧人扎堆的冬奥会上，出现死亡金属唱片公司经纪人的概率都比出现雷鬼爱好者高，大多数时候这位牙买加音乐家只能懒洋洋的靠在暖气片上，并根据指令跳上自己的小雪车。在其他的时间里，Freddy的身份都是唱片销售员，在冬奥会社区里大卖Bob Andy等牙买加音乐家的唱片，用另一种方式为雷鬼乐的普及做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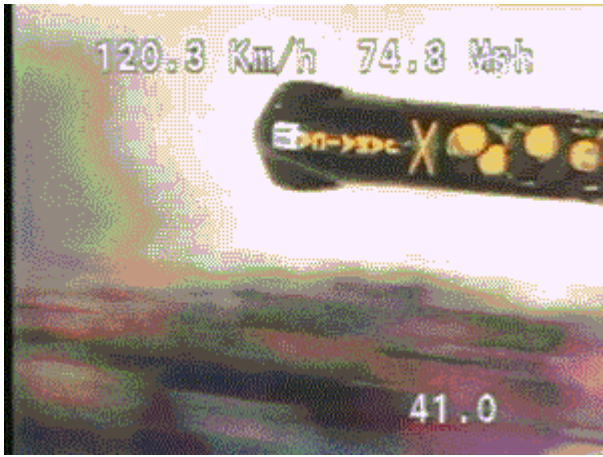


比吉祥物还受欢迎的牙买加雪橇队

牙买加当然不是夺冠热门，可能从今往后永远都不会是，但并不是只有夺冠才会引起轰动。他们最初只打算参加双人雪橇项目，可惜很快就被淘汰了。按理说这应该是此行的结束，不过群乐观大胆的牙买加人并不这么想。Freddy发挥自己的口才，从加拿大人那里游说来了一辆备用的四人雪橇，继续报名参加四人组的有舵雪橇比赛。

新的问题再度出现。Freddy正在享受他作为团队公关经理和人形唱片店的角色，还有另一名队员自从有了免费的啤酒赞助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现在整个牙买加雪橇队凑不出四个人来参加比赛！所幸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战胜牙买加人民可怕的想象力，另一名团队成员Dudley Stokes直接把他的弟弟Chris Stokes从牙买加的大学召唤到冰天雪地的卡尔加里，仅仅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把他培养成了超级奥林匹克雪橇运动员——在这之前Chris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雪橇。更可怕的是这只由几个三脚猫和一个超级门外汉组成的雪橇队真的闯入了决赛阶段。

如果你是一个短跑运动员，你永远不需要考虑如何拐弯，但现在几名本应是短跑运动员的人坐进了雪橇。四人组比赛的开始阶段，牙买加人在众人的欢呼中将雪橇推的飞快——可能太快了。队员们明显无法控制住雪橇的速度，在一个270度扭转的弯道上，牙买加人的雪橇以120公里的时速飞了出去，牙买加也有了雷鬼乐之外第二种让全世界熟悉的声音：摄像机把司机们的头盔和冰墙刮擦的回声传到了世界各地。



一骑绝尘的侧翻

像任何一支失败的队伍一样，牙买加人没有放弃，他们将雪橇推到了终点，并继续迎接着众人的欢呼。这似乎是一个悲壮的时刻，一群人为了自己不切实际的梦想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并迎接了必然的宿命。但别忘了，牙买加人在雪橇比赛中的存在本身就是胜利，这也是他们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



雪橇比赛需要更多的技巧，这一点和短跑不同

牙买加雪橇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冰上轻驰》成为了迪士尼当时最卖座的电影，影片的原声带也成为了当年的热门唱片。在这张欢乐的牙买加人唱片中，你可以看到 Wailing Souls、Diana King、Tony Rebel、Tiger乃至Jimmy Cliff 等一大堆牙买加雷鬼音乐家的名字。参加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新一届雪橇队甚至有了一首朗朗上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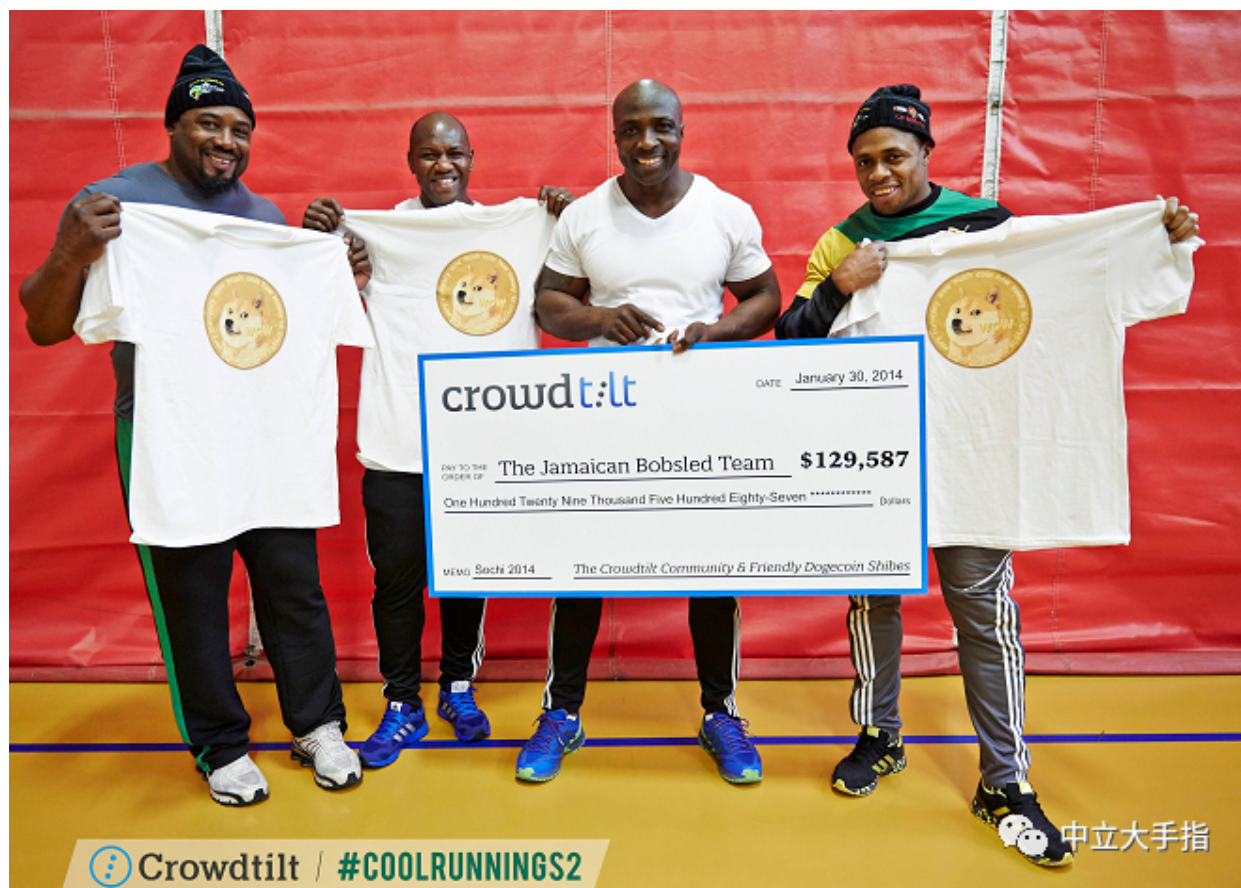
雷鬼风主题曲《雪橇时刻》，8-bit风格的MV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和那些肤浅的youtube博主用牙买加人的失败故事配上老土煽情音乐制作的励志鸡汤完全不同。



视频发不上来要审核

征战索契的新队伍继承了初代雪橇队的所有特点，包括水平拙劣、乐观和贫穷。事实上这只雪橇队已经穷的没法参加四人雪橇比赛，甚至去索契的路费都成了问题。在这个紧要的时刻，一个狗狗币（Dogecoin）社区站了出来，号召其支持者为牙买加雪橇队的索契之行募捐。

狗狗币是一种类似于比特币的虚拟货币，最初源自互联网上的柴犬梗结合虚拟货币概念后诞生的玩笑，却因为大家对柴犬的热爱成为了几大主流虚拟货币之一。如今的世道真是说不清，谁能想到牙买加人会跑去和雪橇死掐，赞助商竟然还是个更扯淡的Dogecoin；不着调的狗狗币爱好者们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募集了超过2600万个狗狗币，最终被兑换成35个比特币交到牙买加人手里，帮助这只同样不着调的队伍达成了索契之行。



雪橇队员们展示赞助商Dogecoin的T恤

作为互联网上最穷极无聊的群体，狗狗币爱好者们甚至为牙买加雪橇队量身定制了作战计划，包括在比赛中释放大麻烟雾，并依靠牙买加人强大的适应能力在这场化学战中胜出。当然这个险恶的毒气计划没有得到执行，牙买加雪橇队在2014年的男子双人有舵雪橇比赛上毫无悬念的继续垫底。

牙买加人在冬奥会上吉祥物般的存在感甚至为体育界贡献了一个叫做“牙买加雪橇队”的梗，专门用来形容各行各业中毫无希望的烂泥队伍，比如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合适，毕竟牙买加雪橇队在国际雪橇联合会中的排名，比国足在国际足联中的排名要高的多。

但是请别忘了，一个热带国家在冬奥会上的出场本身就是胜利，就像我们曾经疯狂庆祝过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终于能进入世界杯赛场一样。当初的很多人认为牙买加雪橇队仅仅是心血来潮，实际上牙买加人不知为何在冰雪运动中非常持之以恒。如今的牙买加除了雪橇队之外，还有一只更奇妙的狗拉雪橇队，队员通过带轮子的小旱车进行狗拉雪橇的日常训练，然后跑到加拿大或者阿拉斯加用租来的狗完成狗拉雪橇比赛。



出力最多狗子的今晚能抽两根最好的indica！

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没准牙买加哪天就成为了冬奥会大国，能够与北欧冰人们在冬奥会上分庭抗礼；我们在有生之年也许能沾光欣赏到一场由死亡金属和雷鬼乐组成的盛大开幕式，体验一回在前后甩头和左右摇摆中不停切换的刺激。



深受世界人民的爱戴

无论是雪橇还是狗拉雪橇，我们拒绝从这样的故事中刻画出简单的生活准则，但是也必须承认，如果一个牙买加人可以参加奥林匹克雪橇比赛，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选择更多。一切正如爱与和平的天使Bob Marley曾经的箴言：

“ 热爱你选择的生活，选择你热爱的生活。”

Love the life you live, Live the life you love.



点我留言